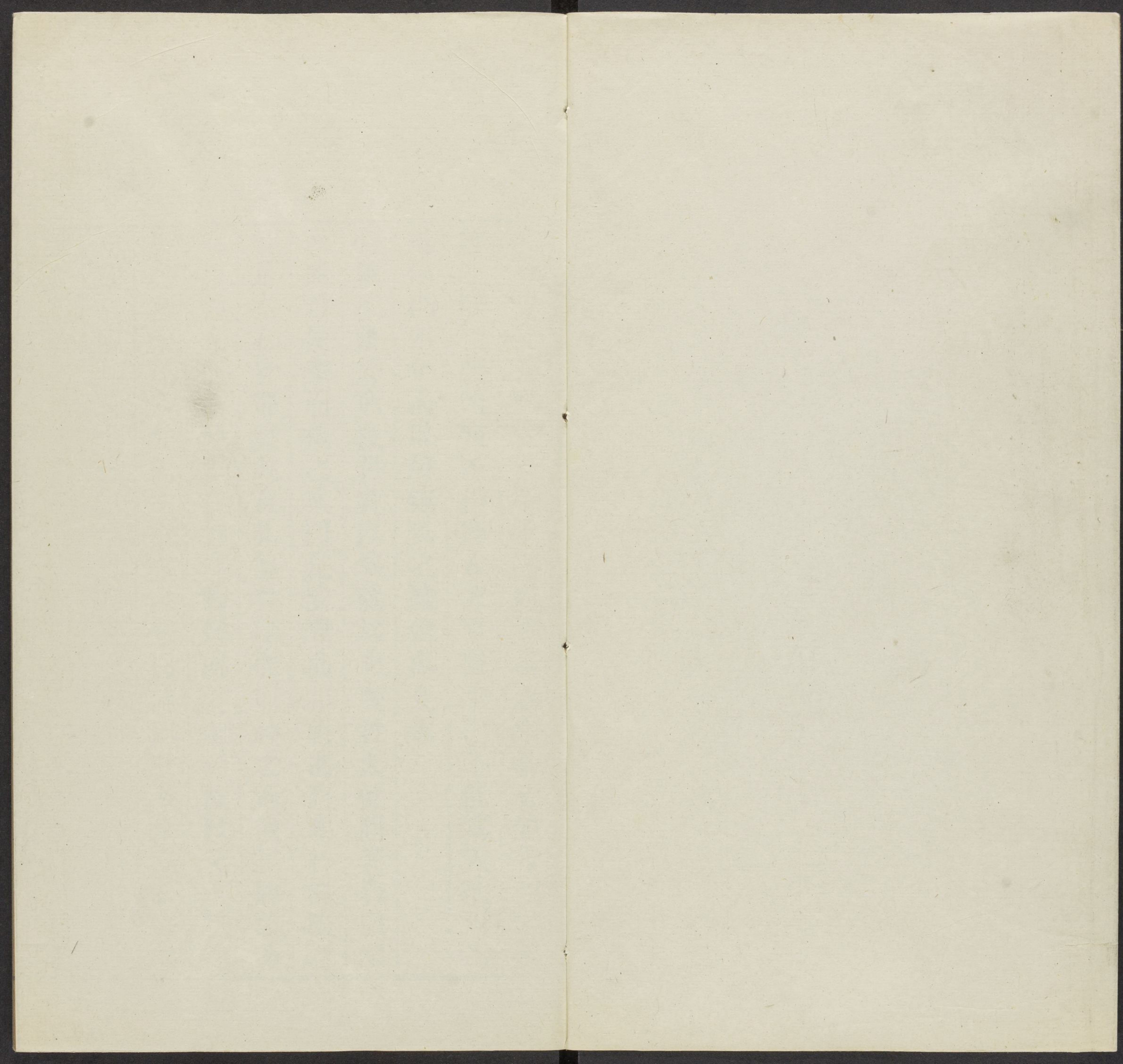


CHINESE-JAPANESE COLLECTION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NOV 22 1932

~~10/21/83~~

T5403/83





明膏火窮晝夜今子之庭無雨陽寒暑皆如市鵝羊鴨
雞之聲啞嘍嘈噴不得聞人語吾隱子之不能爲天仙而爲
鬼伯也明年而敗於匏瓜之墟姬獻死焉

有獻陵鯉於商陵君者以爲龍焉商陵君大悅問其食曰螿
商陵君使豢而擾之或曰是陵鯉也非龍也商陵君怒扶之
於是左右皆懼莫敢言非龍者遂從而神之商陵君觀龍龍
卷屈如丸倏而伸左右皆佯驚稱龍之神商陵君又大悅徙
居之宮中夜穴甃而逝左右走報曰龍用壯今果穿石去矣
商陵君視其跡則悼惜不已乃養螿以伺其復來也無何
天大雨震電真龍出焉商陵君謂爲豢龍來矣螿以邀之龍

誦意什文集
怒震其宮商陵君死君子曰甚矣商陵君之愚也非龍而以爲龍及其見真龍也則以陵鯉之食待之卒震以死自取之也

冥谷之人畏日恒穴土而居陰有蛇焉能作霧謹事之出入憑焉於是其國晝夜霧巫給之曰吾神已食日矣日亡矣遂信以爲天無日也乃盡廢其穴之居而處塏羲和氏之子之斃過焉謂之曰日不亡也今子之所翳者霧也霧之氛可以晦日景而焉能亡日日與天同其久者也惡乎亡吾聞之陰不勝陽妖不勝正蛇陰妖也鬼神之所詰雷霆之所射也今乘天之用否而逞其姦又因人之譌以憑其妖妖其能久乎

夫穴子之常居也今以譌致妖而棄其常居蛇死霧必散日之赫其可當乎國人謀諸巫巫恐洩其給遂沮之未嘗月雷殺其蛇蛇死而霧散冥谷之人相訥而槁

粵人有采山而得困其大盈箱其葉九成其色如金其光四照以歸謂其妻子曰此所謂神芝者也食之者仙吾聞仙必有分天不妄與也人求弗能得而吾得之吾其仙矣乃沐浴齋三日而烹食之入嚙而死其子視之曰吾聞得仙者必蛻其骸人爲骸所累故不得仙今吾父蛻其骸矣非死也乃食其餘又死於是同室之人皆食之而死郁離子曰今之求生而得死者皆是之類乎故張罔以逐禽使無所逃而獲非不

知而不避者也設食而機之則其獲也皆非知之而不避者也南方有鳥五采而象鳳名曰昭明其性好亂故出則天下起兵西方有獸斑文而象虎名曰騶虞其性好仁故出則天下偃兵其不知者莫不以爲鳳與虎也今天下之人孰不曰予有知也由此觀之遠矣

枸櫞第六

梁王嗜異使使者求諸吳吳人予之橘王食之美他日又求焉予之柑王食之尤美則意其猶有美者未予也甚使者聘於吳而密訪焉禦兒之鄙人有植枸櫞於庭者其實大如瓜者元而懼之曰美哉煌煌乎柑不如矣求之弗予歸言於

固知吳人之靳也命使者以幣請之朝而進之淳于後嘗之未畢一瓣王舌縮而不能嚙齒柔而不能咀鼻齟頰以讓使者使者以謂吳人吳人曰吾國果之美者橘與柑也既皆以應王求無以尚矣而王之求弗置使者又不詢而觀諸其外美宜乎所得之不稱所求也夫木產於土有土斯有木於是乎果實生焉果之所產不惟吳王不徧索而獨求之吳吾恐枸櫞之日至而終無適王口者也公儀子爲政於魏魏人淳于橘以才智自薦公儀子試而知其弗任也退之淳于橘之西河西河守使人道而入諸趙趙人以其爲將西河守謂公儀子曰是必疾趙矣趙疾魏國之利

也公儀子愀然不悅曰如大夫言是魏國之耻也昔者由余
戎人也由余入秦秦穆公用之由余賢秦人不敢輕戎吾懼
趙人之由是輕魏也

泗水之濱多美石孟嘗君爲薛公使使者求之以幣泗濱之
人問曰君用是奚爲哉使者對曰吾君封於薛將崇宗廟之
祀製雅樂焉微君之石無以爲之磬使隸人敬請於下執事
惟君圖之泗濱人大喜告於其父老齋戒肅使者以車十乘
致石於孟嘗君孟嘗君館泗濱人而置石於外朝他日下宮
之碣闕孟嘗君命以其石爲之泗濱人辭諸孟嘗君曰下邑
之石天生而地成之昔若禹平水土命后夔取而薦之郊廟

以諧八音衆聲依之任土作貢定爲方物要之明神不敢褻
也君命使者來求於下邑曰以崇宗廟之祀下邑之人畏君
之威不敢不供齋戒肅使者致於君君以置諸外朝未有定
命不敢以請今聞諸館人曰將以爲下宮之碣臣實不敢聞
弗謝而走諸侯之客聞之皆去於是秦與楚合謀伐齊孟嘗
君大恐命駕趣謝客親御泗濱人迎石登諸廟以爲磬諸侯
之客聞之皆來秦楚之兵亦解君子曰國君之舉不可以不
慎也如是哉孟嘗君失信於一石天下之人疾之而况得罪
於賢士哉雖然孟嘗君亦能補過者也齊國復強不亦宜乎
越王使其大夫子餘造舟成有賈人求掌爲工子餘弗用

賈人去之吳因王孫率以見吳王且言越大夫之不能用人也他日王孫率與之觀於江颶作江中之舟擾則收指以示王孫率曰某且覆某不覆無不如其言王孫率大奇之舉於吳王以爲舟正越人聞之尤子餘子餘曰吾非不知也吾嘗與之處矣是好夸是謂越國之人無已若者吾聞好夸者恒是已以來多設謂人莫若己者必精於察人而闇自察也今吳用之償其事者必是夫矣越人未之信未幾吳伐楚王使操餘皇浮五湖臨三江迫於扶胥之口沒焉越人乃服子餘之明且曰使斯人勿試而死則大夫受遺才之謗雖咎繇不能道之矣

人寇不韋避兵而走剝貧無以治舍徘徊於天姥之下得大木而麻焉安一夕將斨其根以爲薪其妻止之曰吾無廬而託是以庇身也自吾之止於是也驕陽赫而不吾灼寒風零而不吾淒飄風揚而不吾凜雷雨晦冥而不吾震撼誰之力耶吾當保之如赤子仰之如慈母愛之如身體猶懼其不蕃且殖也而况敢毀傷之乎吾聞之水泉縮而潛魚驚霜鐘鳴而巢鳥悲畏夫川之竭林之落也魚鳥且然而况於人乎郁離子聞之曰哀哉是夫也而其知不如一婦人也嗚呼豈獨不如一婦人哉則亦鳥魚之不若矣

東甌之人謂火爲虎其稱虎與火無別也其國無陶冶而覆

屋以茅故多火災國人咸苦之海隅之賈人適晉聞晉國有馮婦善搏虎馮婦所在則其邑無虎歸以語東甌君東甌君大喜以馬十駟玉二鼓文錦十純命賈人爲行人求馮婦於晉馮婦至東甌君命駕虛左迎之於國門之外共載而入館於國中爲上客明日市有火國人奔告馮婦馮婦攘臂從國人出求虎弗得火迫於宮肆國人擁馮婦以趨火灼而死於是賈人以妾得罪而馮婦死弗寤

燕文公之路馬死或告之曰卑耳氏之馬良請求之辭曰野馬也不足以充君駟公使彊之逃蘓代之徒欲以其馬售公弗取巫閭大夫入言曰君求馬將以駕乘輿也何必近舍其

欲售而遠取其不欲售乎公曰吾惡夫自衒者對曰昔中行伯求婦於齊高鮑氏皆許之謀諸叔向叔向曰娶婦所以方宗祧奉祭祀不可苟也惟其賢而已今君之求馬亦惟其良而已可也昔者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逃堯弗彊也而卒得舜甯戚飯牛以自售於齊桓公桓公用之而卒得管仲使堯不聽許由何以得舜桓公不用甯子何以得管仲君何固焉

晉獻公滅虞寘其俘於下陽使士蔿監焉其大夫多逃士蔿弗禁公聞之怒召士蔿讓之士蔿對曰君以是爲可以充吾國之用也夫彼虞公之臣也昔嘗任虞公之事矣食虞公

之祿而立虞公之朝聞虞公之政虞亡不能救虞公執而身
隨之君將焉用是爲哉公曰我懼其隣國之之也士爲笑曰
若是則臣滋惑矣公曰何哉士爲曰往歲臣之里有厲卜之
曰叢爲崇於是集里之老幼召巫覡具舟車奉牲幣羞桃菊
男女以班舉叢而寘諸衢東里之人利其器物而收之因得
厲焉死者且過半故廢社之士不可以塗宮室棄山之婦不
可以主中饋鬼神之所遺也今虞之賢臣曰宮之奇百里奚
而已矣宮之奇先虞公之亡而以其族去百里奚與於俘則
君旣入之秦矣其他奚取焉而必欲置之曰無使適隣國君
實欲善隣則曰愛厥苗無遺莠可也今君坐不安食不甘繕
甲兵以規四封無歲不征豈有他哉求吾欲也敵讐未生無
所用謀如其弗欲猶將納之矧自往焉如其用諸適吾願也
君何怒焉公曰善

郁離子曰鳥獸之與人非類也人能擾而馴之人亦何所不
可爲哉鳥獸以山藪爲家而豢養於樊籠之中非其情也而
卒能馴之者使之得其所嗜好而無違也今有養鳥獸而不
能使之馴則不食之以其心之所欲處之以其性之所安而
加矯迫焉則有死耳烏乎其能馴之也人與人爲同類其情
爲易通非若鳥獸之無知也而欲奪其所好遺之以其所不
好絕其所欲彊之以其所不欲迫之而使從其果心悅而誠

服耶其亦有所顧畏而不得已耶若曰非心悅誠服而不可
待已乃欲使之治吾國徇吾事則堯舜亦不能矣

孫子自梁之齊田忌郊迎之而師事焉飲食必親啓寢與必
親問孫子所喜田忌亦喜之孫子所不欲田忌亦不欲也鄒
奭謂孫子曰子知蚩蚩駟虛之與歷乎蚩蚩駟虛負歷以走
爲其能齧甘草以食已也非憂其將爲人獲而負之也今子
爲歷而田子蚩蚩駟虛也子其識之孫子曰諾

問致人之道郁離子曰道致賢食致民淵致魚藪致獸林

爲臭致蠅利致賈故善致物者各以其所好致之則天下
可致者矣是故不患其有所不致而患其有所不安

致而不能安不如不致之亡傷也粵人有學致鬼者三年
其術於是增其室之北隅以集鬼鬼至而多無以食則相踣
以爲妖聲聞於外一夕其人死而熱其室隣里莫不笑之

韓垣至齊以策干齊王王不用韓垣怒出誹言王聞而拘諸
司寇將殺之田無吾見王以語之田無吾曰臣聞媿萌學擾
象而工北之義渠以擾象之術于義渠君義渠君不答退而
誹諸館館人曰非吾君之不聽子也顧無所得象也媿萌赧
而歸醫胡之魏見魏太子之神馳而氣不屬也謂之曰太子
病矣不疾治且不可救太子怒以爲謗已也使人刺醫胡醫
胡死魏太子亦病以死夫以策干人不合而怨者非也人有

言不察恚而讐之亦非也臣聞之江海不與坎井爭其清雷
霆不與蛙蚓鬪其聲礚礚之夫何足殺哉王乃釋韓垣

楚王問於陳軫曰寡人之待士也盡心矣而四方之賢者不
貺寡人何也陳子曰臣少嘗游燕假館於燕市左右皆列肆
惟東家甲焉帳臥起居飲食器用無不備有而客之之者日
不過一二或終日無一焉問其故則家有猛狗聞人聲而出
噬若非有左右之先容則莫敢躡其庭今王之門毋亦有噬
狗乎此士所以難其來也

秦楚交惡楚左尹卻惡奔秦極言楚國之非秦王喜欲以爲
五大夫陳軫曰臣之里有出妻而再嫁者日與其後夫言前
夫之非意甚相得也一日又失愛於其後夫而墀於郭南之
寓人又言其後夫如昔者其人爲其後夫言之後夫笑曰是
所以語子者猶前日之語我也今左尹自楚來而極言楚國
之非若他日又得罪於王而之他國則將移其所以訾楚者
訾王矣秦王由是不用卻惡

杞離謂熊螫父曰子亦知有烏蜂乎黃蜂殫其力以爲蜜烏
蜂不能爲蜜而惟食蜜故將墜戶其王使視蓄而計課心盡
逐其烏蜂其不去者衆嚌而殺之今居於朝者無小大無不
胝手瘃足以任王事皆有益於楚國者也而子獨逸以食先
星而臥見日而未起是無益於楚國者也旦夕且計課吾憂

子之爲烏蜂也熊蟄父曰子不觀夫人之面乎目與鼻口皆
日用之急獨眉無所事若可去也然人皆有眉而子獨無眉
其可觀乎以楚國之大而不能容一遨以食之士吾恐其爲
無眉之人以貽觀者笑也楚王聞之益厚待熊蟄父

漢八年高皇帝崩呂太后臨朝聽政大臣患匈奴之強將與
爲和親議使者太后惡宦者中行說欲去之故使往焉欒布
諫曰陛下之所以使中行說者不過以匈奴驕恣必不能善
待漢使或留之則非我所惜從而棄之耳臣獨以爲不便夫
使所以達王命釋仇講好決疑解紛界不可以屈國體高不
可以激敵恚察變應機以制事權國之榮辱已之休戚非

素所愛信而知其忠且亮者不可遣也今中行說刑臣也名
不齒於國士又陛下之所素惡夫素惡於君則不重其君名
不齒於國士則不重其身臣懼其泄國情而開敵釁也弗聽
欒布退謂辟陽侯曰子不力諫北邊自此勿寧矣昔鄭伯惡
其大夫高克勿能去而使帥師以禦狄次於河上久而不
名衆潰高克奔陳春秋書曰鄭棄其師病鄭伯也今使說也
如匈奴無乃棄說以及其介幣乎昔晉之敗於邲也先穀實
往楚師楚之敗於鄢陵也苗賁皇實在晉此古人之債車轍
也上必悔之

楚王患其令尹爲呂臣之不能欲去之訪於宜申宜申曰未

可王曰何故宜申曰令尹楚相也國之大事莫大乎置相弗
可輕也今王欲去其相必先擇夫間之者有乃可耳王蹙然
曰令尹之不足以相楚國惟諸大夫及國人知之并鬼神亦
實知之大夫獨以爲未可寡人惑焉宜申曰不然臣之里有
巨室梁蠹且壓將易之召匠爾匠爾曰梁實蠹不可以不易
然必先得材焉不則未可也其人不能堪乃召他匠束群小
木以易之其年冬十有一月大雨雪梁折而屋圯今令尹雖
不能而承其祖父之餘國人與之素矣而楚國之新臣弱未
有間者此臣之所以曰未可也

一人患鼠乞猫於中山中山人予之猫善捕鼠及雞月餘鼠
盡而其雞亦盡其子患之告其父曰盍去諸其父曰是非若
所知也吾之患在鼠不在乎無雞夫有鼠則竊吾食毀吾衣
穿我垣墉壞傷吾器用吾將饑寒焉何病於無雞乎無雞者
弗食雞則已爾去饑寒猶遠若之何而去夫猫也

客有短吳起於魏武侯者曰吳起貪不可用也武侯疎吳起
公子成入見曰君奚爲疎吳起也武侯曰人言起貪寡人是
以不樂焉公子成曰君過矣夫起之能天下之士莫先焉惟
其貪也以是來事君不然君豈能臣之哉且君自以爲與殷
湯周武王孰賢務光伯夷天下之不貪者也湯不能臣務光
武王不能臣伯夷今有不貪如二人者其肯爲君臣乎今君

之國東距齊南距楚北距韓趙西有虎狼之秦君獨以四戰之地處其中而使五國頓兵坐視不敢窺魏者何哉以魏國有吳起以爲將也周詩有之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吳起是也君若念社稷惟起所願好而予之使起足其欲而無他求坐殲五國之師所失甚小所得甚大乃欲使之飯糲茹蔬被短褐步走以供使令起必去之起去而天下之如起者卻行不入大梁君之國空矣臣竊爲君憂之武侯曰善復進吳起郁離子疾病氣苑痰結將斃之或曰痰榮也是養人者也人無榮則中乾中乾則死弗可散也郁離子曰吁吾子過哉吾聞夫養人者津也醫家者所謂榮也今而化爲痰是榮賊者也則非養人者也夫天之生人參地而爲三爲其能贊化育也一朝而化爲賊其能贊天地之化育乎是故俞跗扁鵲之爲醫也浣胃滌腸絕去病根而陷死者生舜禹成湯周文王之爲君也誅四凶戮沓風勦昆吾放夏桀戮黎伐崇而天下之亂載寧其將容諸乎容之無益以戕人也故蠱果生也蠱成而果潰自我而離焉非我已其能養我乎弗去是殖賊以待戕也從子之教我其不遠潰矣

蟻蠱第七

智伯圍趙襄子於晉陽使人謂其守曰若能以城降吾當使若子及孫世世保之守者對曰昔者中牟之郭圯有蟻蠱墮

于河洙擁之以旋其翅拍拍螿見而憐之游而負之及陸謂螿曰吾與子百年無相忘也螿振羽大笑曰若冬春之不知也而能百年無忘我乎今晉國惟無人而壅女以天盈盈而恃之是壅禍也壅禍恃盈以蠱尾於人天實厭之晉陽朝亡女必夕死死予不寒猶及見之其何有於子及孫是夕智伯爲韓魏所殺

郁離子曰人之度量相越也其猶江海之於澱泉乎澱泉之微積而至於海無以尚之矣而海亦不自知其大也惟其不自知其大也故其納不已而天下之大莫加焉聖人之爲德亦若是而已矣故汧泉納澱泉池納汧泉溝納池澮納溝谿

納澮川納谿澤納川江河納澤而歸諸海故天子海也公侯卿大夫江河也川澤也庶官谿澮之類也而萬民皆澱泉也澱泉之於海其相去也不亦大懸絕矣乎其勢必趨焉其志之感情之達如氣至而蟲鳴也如雨來而礎潤也君人者惟德與量俱而後天下莫不歸焉德以牧之量以容之德不廣不能使人來量不弘不能使人安故量小而思納大者禍也汧谷之鯁不可以陵洪濤蒿樊之駕不可以御飄風大不如海而欲以納江湖難哉

介葛盧鬻白狄辯皆朝於魯遇於沈猶氏之衢相睨而矢笑從者歸而語諸館交嘗焉魯人使執渠略與蛄蟻以示之弗

喻公山弗狃欲伐季氏問於冉有冉有曰盍召仲尼公山弗狃使召仲尼或謂其人曰子之從夫子也祭衣而鑿食今將恒其故而豐其新矣而召仲尼焉至必授之政將繩子以繯子其悔哉乃陰嗾使者易其禮仲尼不至將起師冉有曰盍聞諸公乎弗聽遂以費人攻季氏問昭公焉師入驚公宮季桓子挾公以登臺使行人辭諸費人曰先君之事先大夫有之雖然盟主實有命今斯之事君惟謹君惠優渥蔑有二命三三子不念魯國不謀於君而怫臨以兵其若君與社稷何且吾聞之鳶不嚇烏袒裼不責爨踞惟二三子圖之費人曳戈而走公山弗狃出奔齊君子曰公山之伐季氏也其猶介葛盧之咻狄乎雖欲召仲尼卒蒙於其人而弗果其無成也宜哉

齊人伐燕取其財而俘其民王朝而受俘喜見於色謂其大夫曰寡人之伐燕不戮一人焉雖湯武亦若是而已矣入夫皆頓首賀已而燕人畔王怒曰吾之於燕民盡心焉一朝而畔寡人德不足爲與淳于髡仰天大笑王怪而問之對曰臣隣之富叟疾使巫禱於神神告之曰若能活物萬吾當爲若請於帝去爾疾錫爾壽富叟曰諾乃使人蒐於山羅於林曾於澤得羽毛鱗介之生者萬言於神而放之罔罟所及鍛翅而滅足者嘈嘈聒聒蔽野掩谷明日而富叟死其子往泣於

巫曰神亦有廷乎問之以實對巫笑曰有是哉是女實自廷非神廷女也今燕之君臣相爲不道而民無故也君伐而取其財遷其居冤號之聲訇殷天地鬼神無所依歸帝怒不可解矣而曰不戮一人焉夫人饑則死凍則死不必皆以鋒刃而後謂之殺之也周詩曰樹怨以爲德君實有焉而以尤燕民非臣之所知也

郁離子曰嗚呼天下之亂也天亦無如之何矣夫天下之物動者植者足者翼者毛者裸者鱗鱗如也沸如也萃如也森如也出出而不窮連連而不絕莫非天之生也則天之好生亦盡其力矣盡其力以生之又盡其力以殲之不亦勞且病哉其生也非一朝而其殲也在頃刻天若能如之何而爲之則亦不誠甚矣

楚令尹病內結區務得秦醫而愈乃言於王令國人有疾不得之他醫無何楚大疫凡疾之之秦醫者皆死於是國人悉往齊求醫令尹怒將執之子良曰不可夫人之病而服藥也爲其能救己也是故辛螫澀苦之劑鹹侵熨灼之毒莫不忍而受之爲其苦短而樂長也今秦醫之爲方也不師古人而以臆謂岐伯俞跗爲不足法謂素問難經爲不足究也故其所用無非搜洩酷毒之物鉤吻戟喉之草葷心葷腦入下如鋒胸腸刮割彌日達夕肝膽決裂故病去而身從之不如死

之速也吾聞之擇禍莫若輕人之情也今令尹不求諸草茅之言而圖利其所愛其若天道何吾得死於楚國幸也

郁離子曰膏粱可以易豆羹狐貉可以奪絮縑民情之常也是故膏粱不足豆羹可也狐貉不足縑絮可也野鳥繫于籠中而馴者以食也籠中之不如山藪入其籠者知之有童子側木槃而設食以誘鼠多獲鼠一夕逸其一遂不復獲鼠今使持糲葉之衣麥粃之餅而招於市曰捨爾室挈爾服而來與我共此則雖其子亦走而避矣是故不情之事大人不爲也

楚王好祥有獻白鳥白鵝鶴木連理者群臣皆賀荀卿不來王召而謂之曰寡人不佞幸賴先君之遺德群臣輯睦四鄙無事鬼神鑿格而降之祥大夫獨不喜焉願聞其故荀卿對曰臣少嘗受教於師矣王之所謂祥者非臣之所謂祥也臣聞王者之祥有三聖人爲上豐年次之鳳凰麒麟爲下而可以爲祥可以爲妖者不與焉故凡物之殊形詭色而無益於民用者皆可以謂之祥可以謂之妖者也是故先王之思治其國也見一物之非當必省其政以爲祥與則必自省曰吾何德以來之若果有之則益勉其未至無則反躬自勵長其僭也畏其易福而爲禍也以爲妖與則必自省曰吾何戾以致之若果有之不待旦而改之無則夙夜祗惕檢視聽之所

不及畏其蔽也畏其有隱隱而人莫之知也夫如是故祥不
空來而妖虛其應今三閭大夫放死於湘鄢郢夷陵皆舉於
秦耕夫牧子莫不荷戈以拒秦老弱餽餉水旱相仍饑饉無
蓄雖有鳳凰麒麟日集於郊無補楚國之弊漏而汎於易邑
之烏亂常之木乎王如不省楚國危矣王不寤苟卿乃退處
蘭陵楚遂不振以亡

齊伐燕用田子之謀通往來禁侵掠釋其俘而弔其民燕人
皆爭歸之矣燕王患之蘓厲曰齊王非能行仁義者必有人
教之也臣知齊王急近功而多猜不能安受教其將士又皆
貪不能長受禁請以計中之乃陰使人道齊師要降者於途

掠其婦人而奪其財於是降者皆畏弗敢進乃使間招亡民
亡民首竄齊將士久欲掠而憚禁則因民之首竄而言於王
曰燕人叛齊王見降者之弗來也果大信之下令盡收拘降
民之家田子諫不聽將士因而縱掠燕人遂不復思降齊
郁離子曰善疑人者人亦疑之善防人者人亦防之善疑人
者必不足於信善防人者必不足於智知人之疑已而弗舍
者必其有所存也知人之防已而不避者必其有所倚也夫
天下之人焉得盡疑而盡防之哉智不足以知賢否信不足
以弭欺詐然後睢睢焉惟恐人以我之所以處人者處我也
於是不任人而尚任己於是謀者隱識者避哲者愚巧者拙

廉者逆而圓曲頑鄙之士來矣圓曲頑鄙之士盈於前而疑與防愈急至於徇窮而身憤愈悔其防與疑之不足不亦痛哉

郁離子曰嗚呼吾今而後知以訐爲直者之爲天下後世害不少也夫天之生人不恒得堯舜禹湯文王以爲之君然後及其次焉豈得已哉如漢之高祖唐之太宗所謂間世之英不易得也皆傳數百年天下之生賴之以安民物蕃昌蠻獠嚮風文物典章可觀其功不細乃必搜其失而斥之以自夸大使後世之人舉以爲詞曰若是者亦足以受天命一九有則不師其長而效其短是豈非以訐爲直者之流害哉或曰史直筆也有其事則直書之天下之公也夫奚訐郁離子曰是儒生之常言而非孔子之訓也孔子作春秋爲賢者諱故齊桓晉文皆錄其功非私之也以其功足以使人慕錄其功而不揚其罪慮人之疑之立教之道也詩書皆孔子所刪其於商周之盛王存其頌美而已矣

天地之盜第八

郁離子曰人天地之盜也天地善生盜之者無禁惟聖人爲能知盜執其權用其力攘其功而歸諸己非徒發其藏取其物而已也庶人不知焉不能執其權用其力而遏其機逆其氣暴天其生息使天地無所施其功則其出也匱而盜斯窮

矣故上古之善盜者莫伏羲神農氏若也惇其典庸其禮操
大地之心以作之君則既奪其權而執之矣於是教民以盜
其刀以爲吾用春而耕秋而收遂其時而利其生高而宮卑
而池水而舟風而帆曲取之無遺焉而天地之生愈滋庶民
之用愈足也故曰聖人惟能知盜執其權用其力非徒取其
物發其藏而已也惟天地之善生而後能容焉非聖人之善
盜而各以其所欲取之則物盡而藏竭天地亦無如之何矣
是故天地之盜息而人之盜起不極不止也然則何以制之
曰遏其久盜而通其爲天地之盜斯可矣

公儀子謂魯穆公曰君知圃人之爲圃乎沃其壤平其畦而
其風日疏其水潦而施藝植焉窳隆乾濕各隨其物產之宜
時而樹之無有違也蔬成而後擷之相其豐瘠取其多而培
其寡不傷其根擷已而溉蔬忘其擷於是庖日充而圃不匱
今君之有司取諸民不度知取而不知培之其生幾何而入
於官者倍焉君之圃匱也已臣竊爲王憂之

楚使芊叔爲尹課上最楚王大悅誦諸朝孫叔敖仰天大笑
三噫而三頓楚王不懌曰令尹有不足于寡人與盍教之而
廷耻寡人竊爲令尹不取也孫叔敖對曰臣之里人有洿池
以爲利者吳行人過楚見其魚鱉之物也謂之曰我善漁臣
之里人喜爲之具罔罟舟楫資其行則趨而之其池曰吾於

是乎漁臣之里人蹙然曰吾惟子能取江湖之魚以益我也若是則吾固有之矣而焉用子爲哉今楚國之民莫非王民矣芊叔之尹申也不聞有令政以來隣國之民而多取諸王之固有以最其課是剗王之股以啗王也則王之左右皆能之矣不惟是夫也今王朝群臣而詭之群臣不佞由是而度王心則相率而慕效之以爲敵國驅是社稷之憂也楚王曰善哉乃黜芊叔下令國中曰下邑之大夫有效芊叔剗吾民以最課者服上刑楚人大悅三年而伯諸侯

艾大夫曰民不可使佚也民佚則不可使也故曰有事以勤之則易治矣郁離子曰是術也非先王之道也先王之使民也義而公時而度同其欲不隱其情故民之從之也如手足之從心而奚恃於術乎今子之民知畏而不知慕知免而不知競而子之所用者無非措克之吏所行者無非朝四暮三之術也子以爲人不知之而不知人皆知之也故子以是施諸民民亦以是應諸子上下之情交隱矣子徒見其貌之合而不知其中之離也見其外而不察其心者也故自喜以是爲得計而不思惡勞欲逸人志所同是故先王之養民也聚其所欲而勿施其所惡今子反之庸非罔乎上罔下則不親下罔上則不孫不孫不親亂之蘊也詩云彼其之子邦之司直子爲司直乃不循先王之舊章而以罔教僕實不敢與聞

言意何文集
大夫雖慚弗能改也

郁離子謂艾大夫曰子以爲以力毒人而人不言怨者其畏威也乎懷德也乎大夫曰亦畏威而已矣郁離子曰吾始以爲夫子莫之知也而今而後知夫子非莫之知也夫子以鉤距擿民隱羅其財以供公非得已也夫子之心人知之也而夫子之所任則非能以夫子之心爲心者也是以民免而弗子懷也詩云小東大東杼軸其空又曰東人之子職勞不來西人之子粲粲衣服舟人之子熊羆是裘私人之子百僚是試今茲備矣而民不言是怨不在口而在腹也詩云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若藥之在駿未有火以發之也夫子而今知之矣能無虞乎

韓非子爲政於韓且十年韓貴人死於法者無完家於是韓多曠官王謂公叔曰寡人欲用人而韓之群臣舉無定官者若之何哉公叔對曰王知夫種樹乎臣家國東郊世業種樹樹之材者松栝栝柏可以爲棟梁種之必三五十年而後成其下者爲檉柳樸楸種之則生不過爲薪故以日計之則棟梁之利緩而薪之利速以歲計之則薪之利一而棟梁之利百臣俱種之世享其利是以富甲於韓國臣隣之寡叟急慕而思效之植松栝不能三年不待其成而輒伐之以爲常僅足以朝夕食無餘也今君之用人也不待其老成至於不克

訓意集
負荷而輒以法戕之棟梁之材竭矣一朝而屋壞臣恐束薪
不足以支之也

郁離子曰虎之力於人不啻倍也虎利其爪牙而人無之又
倍其力焉則人之食於虎也無怪矣然虎之食人不恒見而
虎之皮人常寢處之何哉虎用力人用智虎自用其爪牙而
人用物故力之用一而智之用百爪牙之用各一而物之用
百以一敵百雖猛必不勝故人之爲虎食者有智與物而不
自用者也是故天下之用力而不用智與自用而不用人者
皆虎之類也其爲人獲而寢處其皮也何足怪哉

省敵第九

郁離子曰善戰者省敵不善戰者益敵省敵者昌益敵者亡
夫欲取人之國則彼國之人皆我敵也故善省敵者不使人
我敵湯武之所以無敵者以吾之敵敵敵也惟天下至仁爲
能以我之敵敵敵是故敵不敵而天下服

郁離子曰水赴壑鳥赴林蠅赴臭不驅而自至者也而奚以
召之哉利者衆之所逐名者衆之所爭而德者衆之所歸也
是皆是以聚天下者也故聚天下者其猶的乎夫的也者衆
矢之所射衆志之所集也堯舜以仁義爲的而天下之善聚
焉收天下之所爭逐者爲之均之不使其爭逐也及其至也
九州來同四夷鄉風穆穆雍雍以入於其的之中桀紂以濫

欲爲的而天下之不善聚焉收天下之所爭逐者私諸其人
及其窮也諸侯百姓相與操弓注矢的其躬而射之是故不
能仁義而爲天下的者禍也故秦之未帝也天下莫彊焉及
其吞六國而一位號不過再世匹夫呼而與之爭天下並起
和之莫不以秦爲辭者的所在也陳涉先起而先亡以其先
自王以爲秦兵之的也故曰不爲事先動而輒隨者不爲的
而已矣昔者秦攻韓上黨上黨之守馮亭以上黨歸於趙趙
人受之是以有長平之敗趙國幾亡夫秦之所欲取者上黨
也兵之所加不選其韓與趙也惟上黨之所在耳介山之尊
木何罪而焚乎子推之所在也是故辭禍有道辭其的而已
矣

秦惡楚而善於齊王翦帥師伐楚田璆謂齊王曰盍救諸齊
王曰秦王與吾交善而救楚是絕秦也鄒克曰楚非秦敵也
必亡不如起師以助秦猶可以爲德而固其交田璆曰不然
秦虎狼也天下之疆國六秦已取其四所存者齊與楚耳譬
如摘果先近而後遠其所未取者力未至也其能終畱之乎
今秦豈誠惡楚而愛齊也齊楚若合猶足以敵秦以地言之
則楚近而齊遠遠交而近攻秦之宿計也故將伐楚先善齊
以絕其援然後專其力於楚楚亡齊其能獨存乎諺有之曰
攢矢而折之不若分而折之之易也此秦之已效計也楚國

朝亡齊必夕亡秦果滅楚而遂伐齊滅之

孽搖之虛有鳥焉一身而九頭得食則八頭皆爭呀然而相銜灑血飛毛食不得入咽而九頭皆傷海鳧觀而笑之曰而胡不思九口之食同歸於一腹乎而奚其爭也

晉平公作琴大弦與小絃同使師曠調之終日而不能成聲公怪之師曠曰夫琴大弦爲君小弦爲臣大小異能合而成聲無相奪倫陰陽乃和今君同之失其統矣夫豈瞽師所能調哉

無支祈與河伯鬪以天吳爲元帥相抑氏副之江疑乘雲列缺御雷泰逢起風薄號行雨蛟鯀鯨鯢激波濤而前驅者三

曰不如且戰不捷而走未晚也乃謀元帥靈姑胥止之

河伯曰天吳八首八足而相抑氏九頭實佐之雷風雨雲之神各專其能以衛中堅蛟鼉鱓鯨莫不尾劍口鑿鱗鋒鬣鏑

掉首摧山捷鬻倒淵而豈鼉負所敢當哉靈姑胥曰此臣之

所以舉鼉負也夫將以一身統三軍者也三軍之耳目齊於一人故耳齊則聰目齊則明心齊則一萬夫一力天下無敵

今天吳之頭八而副之者又九其頭臣聞人心之神聚於耳目目多則視惑耳多則聽惑今以二將之心而御其耳目六

十有八則已不能無惑矣加以雲雷風雨之師各負其能而

畢欲逞焉其孰能一之故惟曩員爲足以當之曩員之冥冥不可以智誘威脅而謀激也而其志有必至破之必矣乃使曩員帥九夔以伐之大捷故曰衆志之多疑不如一心之獨決也

常羊學射於屠龍子朱屠龍子朱曰若欲聞射道乎楚王田於雲夢使虞人起禽而射之禽發鹿出於王左麋交於王右王引弓欲射有鵠拂王旃而過翼若垂雲王注矢於弓不知其所射養叔進曰臣之射也置一葉於百步之外而射之十發而十中如使置十葉焉則中不中非臣所能必矣

郁離子曰多能者鮮精多慮者鮮決故志不一則厯厯則散散則潰潰然罔知其所定是故明生於一禽鳥之無知而能知人之所不知者一也人爲物之靈而多欲以昏之反禽鳥之不如養其枝而枯其根者也嗚呼人能一其心何不如之有哉

粵工善爲舟越王用之良命廩人給上食粵之治舟者宗之歲餘言於粵王曰臣不惟能造舟而又能操舟王信之雋李之役風於五湖溺焉越人皆憐之郁離子曰是畫蛇而爲之足者之類也人無問智愚惟知止則功完而不毀故以子胥之賢而不免焉夫子胥之入吳也圖報其父兄之讐而已矣及其入郢而鞭平王足矣夫復何求哉乃不去而沈其身不

知止也

郁離子曰水鵝翔而大風作穴蟻徙而陰雨零豈其知之獨覺哉惟其所願欲莫切於飽與安也故孜孜以候之氣將來而必知惟其心之專也是故知噴潦者莫如農知水草者莫如馬知寒暑者莫如蟲故以刑守閤以警聽樂取其專也魯人有善言易者百家之訓詁疏義無不誦而記之命之卜則不中吳有醫與之談脈證必折而請其治疾無不愈者故曰至則明矣水鵝之知風穴蟻之知雨誠也

勝且也勞也屠龍子非應坐而突如故都黎乃大敗不皆助焉從者請已曰吾聞寡不敵衆彼方鳩群知吾憂子之

勝且也勞也屠龍子非應坐而突如故都黎乃大敗不皆助焉從者請已曰吾聞寡不敵衆彼方鳩群知吾憂子之

虎爲猛今以虎鬪虎則獨虎之不勝多虎也明矣以狐鬪虎則雖千其能勝一虎哉多愈見其自亂也昔者六國合從以抗秦士之爲秦者以連衡喻之六國果不勝如辯士言今者秦猶是也吾嘗行於野見兩頭之蛇其首一東而一西二首相掣終日不能離其處吾觀而悲焉故爲巨室者工雖多必有匠師焉非其畫不敢裁也操巨舟者人雖多必有舵師焉非其指不敢行也故視聽專而事不僨是故四海

之民聽於一君則定百萬之師聽於一將則勝易曰長子帥
師弟子與尸內詩曰如彼築室於道謀是用不潰於成雖使
奕秋爲之猶當敗也而况非奕秋者乎吾何憚焉

太師誠意伯劉文成公集卷之三十一

